資治通鑑/卷07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十六 ◄

資治通鑑
卷七十七 魏紀九

► 卷七十八

起柔兆困敦，盡重光大荒落，凡六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77卷

【魏紀九】　起柔兆困敦，盡重光大荒落，凡六年。

高貴鄉公下甘露元年（丙子，公元二五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漢姜維進位大將軍。

二月，丙辰，帝宴群臣於太極東堂，與諸儒論夏少康、漢高祖優劣，以少康為優。

夏，四月，庚戌，賜大將軍昭衮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

丙辰，帝幸太學，與諸儒論《書》、《易》及《禮》，諸儒莫能及。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、侍中王沈、散騎常侍裴秀、黃門侍郎鐘會等講宴於東堂，並屬文論，特加禮異，謂秀為儒林丈人，沈為文籍先生。帝性急，請召欲速，以望職在外，特給追鋒車、虎賁五人，每有集會，輒奔馳而至。秀，潛之子也。

六月，丙午，改元。

姜維在鐘提，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，未能更出。安西將軍鄧艾曰：「洮西之敗，非小失也，士卒彫殘，倉廩空虛，百姓流離。今以策言之，彼有乘勝之勢，我有虛弱之實，一也。彼上下相習，五兵犀利，我將易兵新，器仗未復，二也。彼以船行，吾以陸軍，勞逸不同，三也。狄道、隴西、南安、祁山各當有守，彼專為一，我分為四，四也。從南安、隴西因食羌谷，若趣祁山，熟麥千頃，為之外倉，五也。賊有黠計，其來必矣。」

秋，七月，姜維復率眾出祁山，聞鄧艾已有備，乃回，從董亭趣南安；艾據武城山以拒之。維與艾爭險不克，其夜，渡渭東行，緣山趣上邽。艾與戰於段谷，大破之。以艾為鎮西將軍，都督隴右諸軍事。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，濟失期，不至，故敗，士卒星散，死者甚眾，蜀人由是怨維。維上書謝，求自貶黜；乃以衛將軍行大將軍事。

八月，庚午，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，奏事不名，假黃鉞。

癸酉，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。九月，以司徒高柔為太尉。

文欽說吳人以伐魏之利，孫峻使欽與驃騎將軍呂據及車騎將軍劉纂、鎮南將軍朱異、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、泗，以圖青、徐。峻餞之於石頭，遇暴疾，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綝。丁亥，峻卒。吳人以綝為侍中、武衛將軍、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召呂據等還。

己丑，吳大司馬呂岱卒，年九十六。始岱親近吳郡徐原，慷慨有才志，岱知其可成，賜巾韝，與共言論，後遂薦拔，官至侍御史。原性忠壯，好直言。岱時有得失，原輒諫爭，又公論之。人或以告岱，岱歎曰：「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！」及原死，岱哭之甚哀，曰：「徐德淵，呂岱之益友，今不幸，岱復於何聞過！」談者美之。

呂據聞孫綝代孫峻輔政，大怒，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；綝更以胤為大司馬，代呂岱駐武昌。據引兵還，使人報胤，欲共廢綝。冬，十月，丁未，綝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，使中使敕文欽、劉纂、唐咨等共擊取據，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、中書丞丁晏告喻胤宜速去意。胤自以禍及，因留融、晏、勒兵自衛，召典軍楊崇、將軍孫咨，告以綝為亂，迫融等使作書難綝。綝不聽，表言胤反，許將軍劉丞以封爵，使率兵騎攻圍胤。胤又劫融等使詐為詔發兵，融等不從，皆殺之。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：「將士見公出，必委絲林就公。」時夜已半，胤恃與據期，又難舉兵向宮，乃約令部曲，說呂侯兵已在近道，故皆為胤盡死，無離散者。胤顏色不變，談笑如常。時大風，比曉，據不至，綝

兵大會，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，夷胤三族。己酉，大赦，改元太平。或勸呂據奔魏者，據曰：「吾恥為叛臣。」遂自殺。

以司空鄭沖為司徒，左僕射盧毓為司空。毓固讓驃騎將軍王昶、光祿大夫王觀、司隸校尉琅邪王祥，詔不許。祥性至孝，繼母朱氏遇之無道，祥愈恭謹。朱氏子覽，年數歲，每見祥被楚撻，輒涕泣抱持母；母以非理使祥，覽輒與祥俱往。及長，娶妻，母虐使祥妻，覽妻亦趨而共之。母患之，為之少止。祥漸有時譽，母深疾之，密使鴆祥。覽知之，逕起取酒，祥爭而不與，母遽奪反之。自後，母賜祥饌，覽輒先嘗。母懼覽致斃，遂止。漢末遭亂，祥隱居三十餘年，不應州郡之命，母終，毀瘁，杖而後起。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，委以州事，州界清靜，政化大行。時人歌之曰：「海沂之康，實賴王祥；邦國不空，別駕之功！」

十一月，吳孫綝遷大將軍。綝負貴倨傲，多行無禮。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，峻厚遇之，官至右將軍、無難督，平九官事。綝遇憲薄於峻時，憲怒，與將軍王惇謀殺綝。事洩，綝殺惇，憲服藥死。

高貴鄉公下甘露二年（丁丑，公元二五七年）

春，三月，大梁成侯盧毓卒。

夏，四月，吳主臨正殿，大赦，始親政事。孫綝表奏，多見難問，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，十五以上三千餘人，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，使將之，日於苑中教習，曰：「吾立此軍，欲與之俱長。」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，問左右侍臣曰：「先帝數有特製，今大將軍問事，但令我書可邪？」嘗食生梅，使黃門至中藏取蜜，蜜中有鼠矢；召問藏吏，藏吏叩頭。吳主曰：「黃門從爾求蜜邪？」吏曰：「向求，實不敢與。」黃門不服。吳主令破鼠矢，矢中燥，因大笑，謂左右曰：「若矢先在蜜中，中外當俱濕；今外濕裡燥，此必黃門所為也。」詰之，果服，左右莫不驚悚。

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玄、鄧颺等友善，玄等死，王凌、毌丘儉相繼誅滅，誕內不自安，乃傾帑藏振施，曲赦有罪，以收眾心，畜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為死士。因吳人欲向徐塲，請十萬眾以守壽春，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。司馬昭初秉政，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，且觀其志。昭遣充至淮南，充見誕，論說時事，因曰：「洛中諸賢，皆願禪代，君以為如何？」誕厲聲曰：「卿非賈豫州子乎？世受魏恩，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！

右洛中有難，吾當死之。」充默然。還，言於昭曰：「諸葛誕再在揚州，得士眾心。今召之，必不來，然反疾而禍小；不召，則反遲而禍大；不如召之。」昭從之。甲子，詔以誕為司空，召赴京師。誕得詔書，愈恐，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己，遂殺綝，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，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，聚谷足一年食，為閉門自守之計。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，稱臣請救，並請以牙門子弟為質。

吳滕胤、呂據之妻，皆夏口督孫壹之妹也。六月，孫綝使鎮南將軍朱異自虎林將兵襲壹。異至武昌，壹將部曲來奔。乙巳，詔拜壹車騎將軍、交州牧，封吳侯，開府辟召，儀同三司，袞冕赤舄，事從豐厚。

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。吳綱至吳，吳人大喜，使將軍全懌、全端、唐咨、王祚將三萬眾，與文欽同救誕；以誕為左都護、假節、大司徒、驃騎將軍、青州牧，封壽春侯。懌，琮之子；端，其從子也。

六月，甲子，車駕次項，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，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、都督揚豫諸軍事，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。基始至，圍城未合，文欽、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，得將其眾突入城。昭敕基斂軍堅壁。基累求進討，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，為文欽外勢，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。基謂諸將曰：「今圍壘轉固，兵馬向集，但當精修守備，以待越逸，而更移兵守險，使得放縱，雖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後矣！」遂守便宜，上疏曰：「今與賊家對敵，當不動如山，若遷移依險，人心搖蕩，於勢大損。諸軍並據深溝高壘，眾心皆定，不可傾動，此御兵之要也。」書奏，報聽。於是基等四面合圍，表裡再重，塹壘甚峻。文欽等數出犯圍，逆擊，走之。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督兗州刺史州泰、徐州刺史胡質等簡銳卒為遊軍，以備外寇。泰擊破朱異於陽淵，異走，泰追之，殺傷二千人。

秋，七月，吳大將軍綝大發卒出屯鑊裡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、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。異留輜重於都陸，進屯黎漿，石苞、州泰又擊破之。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，盡焚異資糧，異將餘兵，食葛葉，走歸孫綝。綝使異更死戰，異以士卒乏食，不從綝命。綝怒，九月，己巳，綝斬異於鑊裡。辛未，引兵還建業，綝既不能拔出諸葛誕，而喪敗士眾，自戮名將，由是吳人莫不怨之。司馬昭曰：「異不得至壽春，非其罪也，而吳人殺之，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，使其猶望救耳。今當堅圍，備其越逸，而多方以誤之。」乃縱反間，揚言「吳救方至，大軍乏食，分遣羸疾就谷淮北，勢不能久」。誕等益寬恣食，俄而城中乏糧，外救不至。將軍蔣班、焦彝，皆誕腹心謀主也，言於誕曰：

「朱異等以大眾來而不能進，孫綝殺異而歸江東，外以發兵為名，內實坐須成敗。今宜及眾心尚固，士卒思用，並力決死，攻其一面，雖不能盡克，猶有可全者；空坐守死，無為也。」文欽曰：「公今舉十餘萬之眾歸命於吳，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，父兄子弟盡在江表，就孫綝不欲來，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！且中國無歲無事，軍民並疲，今守我一年，內變將起，奈何捨此，欲乘危徼幸乎！」班、彝固勸之，欽怒。誕欲殺班、彝，二人懼，十一月，棄誕逾城來降。全懌兄子輝、儀在建業，與其家內爭訟，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奔。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翩、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，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鐘會策，密為輝、儀作書，使輝、儀所親信繼入城告懌等，說「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，欲盡誅諸將家，故逃來歸命」。十二月，懌等率其眾數千人開門出降，城中震懼，不知所為。詔拜懌平東將軍，封臨湘侯；端等封拜各有差。

漢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，欲乘虛向秦川，率數萬人出駱谷，至沈嶺。時長城積穀甚多，而守兵少，征西將軍都督雍、涼諸軍事司馬望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，以拒維。維壁於芒水，數挑戰，望、艾不應。

是時，維數出兵，蜀人愁苦。中散大夫譙周作《仇國論》以諷之曰：「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者，其術如何？曰：吾聞之，處大無患者常多慢，處小有憂者常思善；多慢則生亂，思善則生治，理之常也。故周文養民，以少取多，勾踐恤眾，以弱斃強，此其術也。或曰：曩者，項強漢弱，相與戰爭，項羽與漢約分鴻溝，各歸息民，張良以為民志既定，則難動也，率兵追羽，終斃項氏。豈必由文王之事乎？曰：當商、周之際，王侯世尊，君臣久固，民習所專；深根者難拔，據固者難遷。當此之時，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！及秦罷侯置守之後，民疲秦役，天下土崩，或歲改主，或月易公，鳥驚獸駭，莫知所從，於是豪強並爭，虎裂狼分，疾搏者獲多，遲後者見吞。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，既非秦末鼎沸之時，實有六國並據之勢，故可為文王，難為漢祖。夫民之疲勞，則騷擾之兆生，上慢下暴，則瓦解之形起。諺曰：『射幸數跌，不如審發。』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，不為意似改步，時可而後動，數合而後舉，故湯、武之師不再戰而克，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。如遂極武黷征，土崩勢生，不幸遇難，雖有智者，將不能謀之矣。」

高貴鄉公下甘露三年（戊寅，公元二五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文欽謂諸葛誕曰：「蔣班、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，全端、全懌又率眾逆降，此敵無備之時也，可以戰矣。」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，遂大為攻具，晝夜五六日攻南圍，欲決圍而出。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，逆燒破其攻具，矢石雨下，死傷蔽地，血流盈

塹，復不城。城內食轉竭，出降者數萬口。欽欲盡出北方人，省食，與吳人堅守，誕不聽，由是爭恨。欽素與誕有隙，徒以計合，事急愈相疑。欽見誕計事，誕遂殺欽。欽子鴦、虎將兵在小城中，聞欽死，勒兵赴之；眾不為用，遂單走逾城出，自歸於司馬昭。軍吏請誅之，昭曰：「欽之罪不容誅，其子固應就戮；然鴦、虎以窮歸命，且城未拔，殺之是堅其心也。」乃赦鴦、虎，使將數百騎巡城，呼曰：「文欽之子猶不見殺，其餘何懼！」又表鴦、虎皆為將軍，賜爵關內侯。城內皆喜，且日益饑困。司馬昭身自臨圍，見城上持弓者不發，曰：「可攻矣！」乃四面進軍，同時鼓噪登城。二月，乙酉，克之。誕窘急，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，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，夷其三族。誕麾下數百人，皆拱手為列，不降，每斬一人，輒降之，卒不變，以至於盡。吳將於詮曰：「大丈夫受命其主，以兵救人，既不能克，又束手於敵，吾弗取也。」乃免胄冒陳而死。唐咨、王祚等皆降。吳兵萬眾，器仗山積。

司馬昭初圍壽春，王基、石苞等皆欲急攻之，昭以為「壽春城固而眾多，攻之必力屈；若有外寇，表裡受敵，此危道也。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，天其或者使同就戮，吾當以全策縻之。但堅守三面，若吳賊陸道而來，軍糧必少；吾以遊兵輕騎絕其轉輸，可不戰而破也。吳賊破，欽等必成擒矣！」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，卒不煩攻而破。議者又以為「淮南仍為叛逆，吳兵室家在江南，不可縱，宜悉坑之。」昭曰：「古之用兵，全國為上，戮其元惡而已。吳兵就得亡還，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。」一無所殺，分佈三河近郡以安處之。拜唐咨安遠將軍，其餘裨將，鹹假位號，眾皆悅服，其淮南將士吏民為誕所脅略者，皆赦之。聽文鴦兄弟收斂父喪。給其車牛，致葬舊墓。

昭遺王基書曰：「初議者云云，求移者甚眾，時未臨履，亦謂宜然。將軍深算利害，獨秉固志，上違詔命，下拒眾議，終至制敵禽賊，雖古人所述，不是過也。」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，招迎唐咨等子弟，因釁有滅吳之勢。王基諫曰：「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，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，城既不拔，而眾死者太半。姜維因洮西之利，輕兵深入，糧餉不繼，軍覆上邽。夫大捷之後，上下輕敵，輕敵則慮難不深。今賊新敗於外，又內患未弭，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。且兵出逾年，人有歸志，今俘馘十萬，罪人斯得，自歷代征伐，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。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，自以所獲已多，不復追奔，懼挫威也。」昭乃止，以基為征東將軍、都督揚州諸軍事，進封東武侯。

臣習鑿齒曰：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，可謂能以德攻矣。夫建業者異道，各有所尚而不能兼併也。故窮武之雄，斃於不仁；存義之國，喪於懦退。今一征而禽三叛，大虜吳眾，席捲淮浦，俘馘十萬，可謂壯矣。而未及安坐，賞王基之功；種惠吳人，結異

類之情；寵鴦葬欽，忘疇昔之隙；不咎誕眾，使揚土懷愧。功高而人樂其成，業廣而敵懷其德。武昭既敷，文算又洽，推此道也，天下其孰能當之哉！

司馬昭之克壽春，鐘會謀畫居多；昭親待日隆，委以腹心之任，時人比之子房。

漢姜維聞諸葛誕死，退還成都，復拜大將軍。

夏，五月，詔以司馬昭為相國，封晉公，食邑八郡，加九錫；昭前後九讓，乃止。

秋，七月，吳主封故齊王奮為章安侯。

八月，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。

詔以關內侯王祥為三老，鄭小同為五更，帝率群臣幸太學，行養老乞言之禮。小同，玄之孫也。

吳孫綝以吳主親覽政事，多所難問，甚懼；返自鑊裡，遂稱疾不朝，使弟威遠將軍據入倉龍門宿衛，武衛將軍恩、偏將軍干、長水校尉閻分屯諸營，欲以自固。吳主惡之，乃推朱公主死意，全公主懼曰：「我實不知，皆朱據二子熊、損所白。」是時熊為虎林督、損為外部督，吳主皆殺之。損妻，即孫峻妹也。綝諫，不從，由是益懼。

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將軍劉丞謀誅綝。全后父尚為太常、衛將軍，吳主謂尚子黃門侍郎紀曰：「孫綝專勢，輕小於孤。孤前敕之使速上岸，為唐咨等作援，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；又委罪於朱異，擅殺功臣，不先表聞；築第橋南，不復朝見。此為自在，無復所畏，不可久忍，今規取之。卿父作中軍都督，使密嚴整士馬，孤當自出臨橋，率宿衛虎騎、左右無難一時圍之，作版詔敕絲林所領皆解散，不得舉手。正爾，自當得之；卿去，但當使密耳！卿宣詔卿父，勿令卿母知之；女人既不曉大事，且綝同堂姊，邂逅漏洩，誤孤非小也！」紀承詔以告尚。尚無遠慮，以語紀母，母使人密語綝。

九月，戊午，綝夜以兵襲尚，執之，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，比明，遂圍宮。吳主大怒，上馬帶□建執弓欲出，曰：「孤大皇帝適子，在位已五年，誰敢不從者！」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，不得出，歎吒不食，罵全后曰：「爾父憒憒，敗我大事！」又遣呼紀，紀曰：「臣父奉詔不謹，負上，無面目復見。」因自殺。綝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，

廢吳主為會稽王。召群臣議曰：「少帝荒病昏亂，不可以處大位，承宗廟，已告先帝廢之。諸君若有不同者，下異議。」皆震怖，曰：「唯將軍令！」綝遣中書郎李崇奪吳主璽綬，以吳主罪班告遠近。尚書桓彝不肯署名，綝怒，殺之。典國施正勸綝林迎立琅邪王休，綝從之。己未，綝使宗正楷與中書郎董朝迎琅邪王於會稽。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之國，亮時年十六。徙全尚於零陵，尋追殺之，遷全公主於豫章。

冬，十月，戊午，琅邪王行至曲阿，有老公遮王叩頭曰：「事久變生，天下喁喁，願陛下速行！」王善之。是日，進及布塞亭。孫綝以琅邪王未至，欲入居富中，召百官會議，皆惶怖失色，徒唯唯而已。選曹郎虞汜曰：「明公為國伊、周，處將相之任，擅廢立之威，將上安宗廟，下惠百姓，大小踴躍，自以伊、霍復見。今迎王未至而始入宮，如是，群下搖蕩，眾聽疑惑，非所以永終忠孝，揚名後世也。」綝不懌而止。汜，翻之子也。

綝命弟恩行丞相事，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。築宮，以武帳為便殿，設御坐。己卯，王至便殿，止東廂。孫恩奉上璽符，王三讓，乃受。群臣以次奉引，王就乘輿，百官陪位。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，拜於道側；王下車答拜。即日，御正殿，大赦，改元永安。孫綝稱「草莽臣」，詣闕上書，上印綬、節鉞，求避賢路。吳主引見慰諭，下詔以綝為丞相、荊州牧，增邑五縣；以恩為御史大夫、衛將軍、中軍督，封縣侯。孫據、干、闓皆拜將軍，封侯。又以長水校尉張布為輔義將軍，封永康侯。

先是，丹楊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，其妻習氏諫之，衡不聽。琅邪王上書乞徙他郡，詔徙會稽。及琅邪王即位，李衡憂懼，謂妻曰：「不用卿言，以至於此。吾欲奔魏，何如？」妻曰：「不可。君本庶民耳，先帝相拔過重，既數作無禮，而復逆自猜嫌，逃叛求活，以此北歸，何面目見中國人乎！」衡曰：「計何所出？」妻曰：「琅邪王素好善慕名，方欲自顯於天下，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。可自囚詣獄，表列前失，顯求受罪。如此，乃當逆見優饒，非但直活而已。」衡從之。吳主詔曰：「丹楊太守李衡，以往事之嫌，自拘司敗。夫射鉤、斬祛，在君為君，其遣衡還郡，勿令自疑。」又如威遠將軍，授以棨戟。

己丑，吳主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為烏程侯。

群臣奏立皇后、太子，吳主曰：「朕以寡德，奉承洪業，蒞事日淺，恩澤未敷，后妃之號，嗣子之位，非所急也。」有司固請，吳主不許。

孫綝奉牛酒詣吳主，吳主不受，繼詣左將軍張布。酒酣，出怨言曰：「初廢少主時，多勸吾自為之者。吾以陛下賢明，故迎之。帝非我不立，今上禮見拒，是與凡臣無異，當復改圖耳。」布以告吳主，吳主銜之，恐其有變，數加賞賜。戊戌，吳主詔曰：「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，事統煩多，其加衛將軍、御史大夫恩侍中，與大將軍分省諸事。」或有告綝懷怨悔上，欲圖反者，吳主執以付綝，綝殺之，由是益懼，因孟宗求出屯武昌；吳主許之。綝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，皆令裝載，又取武庫兵器，吳主咸令給與。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，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，吳主特聽之。其所請求，一無違者。

將軍魏邈說吳主曰：「綝居外，必有變。」武衛士施朔又告綝謀反。吳主將討綝，密問輔義將軍張布，布曰：「左將軍丁奉，雖不能吏書，而計略過人，能斷大事。」吳主召奉告之，且問以計畫。奉曰：「丞相兄弟支黨甚盛，恐人心不同，不可卒制；可因臘會有陛兵以誅之。」吳主從之。

十二月，丁卯，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，綝聞之，不悅。夜，大風，發屋揚沙，綝益懼。戊辰，臘會，綝稱疾不至；吳主強起之，使者十餘輩，綝不得已，將入，眾止焉。綝曰：「國家屢有命，不可辭。可豫整兵，令府內起火，因是可得速還。」遂入，尋而火起，綝求出，吳主曰：「外兵自多，不足煩丞相也。」綝起離席，奉、布目左右縛之。綝叩頭曰：「願徙交州。」吳主曰：「卿何以不徙滕胤、呂據於交州乎！」綝復曰：「願沒為官奴。」吳主曰：「卿何不以胤、據為奴乎！」遂斬之。以綝首令其眾曰：「諸與綝同謀者，皆赦之。」放仗者五千人。孫闓乘船欲降北，追殺之。夷綝三族，發孫峻棺，取其印綬，斫其木而埋之。

己巳，吳主以張布為中軍督。改葬諸葛恪、滕胤、呂據等，其罹恪等事遠徙者，一切召還。朝臣有乞為諸葛恪立碑者，吳主詔曰：「盛夏出軍，士卒傷損，無尺寸之功，不可謂能；受托孤之任，死於豎子之手，不可謂智。」遂寢。

初，漢昭烈留魏延鎮漢中，皆實兵諸圍以御外敵，敵若來攻，使不得入。及興勢之役，王平捍拒曹爽，皆承此制。及姜維用事，建議以為「錯守諸圍，適可禦敵，不獲大利。不若使聞敵至，諸圍皆斂兵聚谷，退就漢、樂二城，聽敵入平，重關頭鎮守以捍之，令遊軍旁出以伺其虛。敵攻關不克，野無散谷，千里運糧，自然疲乏；引退之日，然後諸城並出，與遊軍並力搏之，此殄敵之術也。」於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，監軍王含守樂城，護軍蔣斌守漢城。

高貴鄉公下甘露四年（己卯，公元二五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黃龍二見寧陵井中。先是，頓丘、冠軍、陽夏進中屢有龍見，群臣以為吉祥，帝曰：「龍者，君德也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而數屈於井，非嘉兆也。」作《潛龍詩》以自諷，司馬昭見而惡之。

夏，六月，京陵穆侯王昶卒。

漢主封其子諶為北地王，恂為新興王，虔為上黨王。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，姜維雖位在祗上，而多率眾在外，希親朝政，權任不及祗。秋，八月，丙子，祗卒；漢主以僕射義陽董厥為尚書令，尚書諸葛瞻為僕射。

冬，十一月，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。

是歲，以王基為征南將軍，都督荊州諸軍事。

元皇帝上

高貴鄉公下景元元年（庚辰，公元二六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朔，日有食之。

夏，四月，詔有司率遵前命，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，封晉公，加九錫。

帝見威權日去，不勝其忿。五月，己丑，召侍中王沈、尚書王經、散騎常侍王業，謂曰：「司馬昭之心，路人所知也。吾不能坐受廢辱，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。」王經曰：「昔魯昭公不忍季氏，敗走失國，為天下笑。今權在其門，為日久矣。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，不顧逆順之理，非一日也。且宿衛空闕，兵甲寡弱，陛下何所資用；而一旦如此，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！禍殆不測，宜見重詳。」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：「行之決矣！正使死何懼，況不必死邪！」於是入白太后。沈、業奔走告昭，呼經欲與俱，經不從。帝遂拔劍升輦，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噪而出。昭弟屯騎校尉伷遇帝於東止車門，左右呵之，伷眾奔走。中護軍賈充自外入，逆與帝戰於南闕下，帝自用劍。眾欲退，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：「事急矣，當雲何？」充曰；「司馬公畜養汝等，正為今日。

今日之事，無所問也！」濟即抽戈前刺帝，殞於車下。昭聞之，大驚，自投於地。太傅孚奔往，枕帝股而哭，甚哀，曰；「殺陛下者，臣之罪也！」

昭入殿中，召群臣會議。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，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，泰曰：「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，今舅不如泰也。」子弟內外鹹共逼之，乃入，見昭，悲慟。昭亦對之泣曰：「玄伯，卿何以處我？」泰曰：「獨有斬賈充，少可以謝天下耳。」昭久之曰：「卿更思其次。」泰曰：「泰言惟有進於此，不知其次。」昭乃不復更言。顗，彧之子也。

太后下令，罪狀高貴鄉公，廢為庶人，葬以民禮。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。經謝其母，母顏色不變，笑而應曰：「人誰不死，正恐不得其所」以此並命，何恨之有！」及就誅，故吏向雄哭，哀動一市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。庚寅，太傅孚等上言，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，太后許之。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，以為明帝嗣。炎，昭之子也。

辛卯，群公奏太后自今令書皆稱詔制。

癸卯，司馬昭固讓相國、晉公、九錫之命，太后詔許之。

戊申，昭上言：「成濟兄弟大逆不道。」夷其族。

六月，癸丑，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。甲寅，常道鄉公入洛陽，是日，即皇帝位，年十五，大赦，改元。

丙辰，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，昭固讓，乃止。

癸亥，以尚書左僕射王觀為司空。

吳都尉嚴密建議作浦裡塘，群臣皆以為難；唯衛將軍陳留濮陽興以為可成，遂會諸軍民就作，功費不可勝數，士卒多死亡，民大愁怨。

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，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，有惡言，有司以聞。吳主黜亮為候官侯，遣之國；亮自殺，衛送者皆伏罪。冬，十月，陽鄉肅侯王觀卒。

十一月，詔尊燕王，待以殊禮。

十二月，甲午，以司隸校尉王祥為司空。

尚書王沈為豫州刺史。初到，下教敕屬城及士民曰：「若有能陳長吏可否，說百姓所患者，給谷五百斛。若說刺史得失、朝政寬猛者，給谷千斛。」主簿陳欽、褚□入白曰：「教旨思聞苦言，示以勸賞。竊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，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。苛不合宜，賞不虛行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，徒見言之不用，謂設而不行。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。」沈又教曰：「夫興益於上，受分於下，斯乃君子之操，何不言之有！」褚□復白曰：「堯、舜、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，以其款誠之心著也。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，以其有實也。若好忠直，如冰炭之自然，則諤諤之言將不求而自至。若德不足以配唐、虞，明不足以並周公，實不可以同冰炭，是懸重賞，忠諫之言未可致也。」沈乃止。

高貴鄉公下景元二年（辛巳，公元二六一年）

春，三月，襄陽太守胡烈表言：「吳將鄧由、李光等十八屯同謀歸化，遣使送質任，欲令郡兵臨江迎拔。」詔王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以迎之。「若由等如期到者，便當因此震盪江表。」基馳驛遺司馬昭書，說由等可疑之狀，「且當清澄，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。」又曰：「夷陵東西道皆險狹，竹木叢蔚，卒有要害，弩馬不陳。今者筋角濡弱，水潦方降，廢盛農之務，徼難必之利，此事之危者也。姜維之趣上圭阜，文欽之據壽春，皆深入求利，以取覆沒，此近事之鑒戒也。嘉平已來，累有內難，當今之宜，當務鎮安社稷，撫寧上下，力農務本，懷柔百姓，未宜動眾以求外利也。」昭累得基書，意狐疑，敕諸軍已上道者，且權停住所在，須候節度。基復遺昭書曰：「昔漢祖納酈生之說，欲封六國，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。基謀慮淺短，誠不及留侯，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。」昭於是罷兵，報基書曰：「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，鮮能確然共盡理實，誠感忠愛，每見規示，輒依來旨，已罷軍嚴。」既而由等果不降。烈，奮之弟也。

秋，八月，甲寅，覆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，不受。

冬，十月，漢主以董厥為輔國大將軍，諸葛瞻為都護、衛將軍，共平尚書事，以侍中樊建為尚書令。時中常侍黃皓用事，厥、瞻皆不能矯正，士大夫多附之，唯建不與皓往來。

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，與皓比屋，周旋三十餘年，澹然自守，以書自娛，既不為皓所愛，亦不為皓所憎，故官不過六百石，而亦不罹其禍。漢主弟甘陵王永憎皓，皓譖之，使十年不得朝見。吳主使五官中郎將薛珝聘於漢，及還，吳主問漢政得失，對曰：「主暗而不知其過，臣下容身以求免罪，入其朝不聞直言，經其野民皆菜色。臣聞燕雀處堂，子母相樂，自以為至安也，突決棟焚，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，其是之謂乎！」珝，綜之子也。

是歲，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，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，因留為質。力微之先世居北荒，不交南夏。至可汗毛，始強大，統國三十六，大姓九十九。後五世至可汗推寅，南遷大澤。又七世至可汗鄰，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、車惪氏分統部眾為十族。鄰老，以位授其子詰汾，使南遷，遂居匈奴故地。詰汾卒，力微立，復徙居定襄之盛樂，部眾浸盛，諸部皆畏服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